

# 席慕容： 我用整整一生 錯過整整一生



我們對席慕容太過熟悉。她的名字最初在記憶中留下的刻痕，往往是小學課本中的經典篇目。又恰恰是這份熟悉，遮蔽了我們對她的不熟悉。席慕容是詩人、散文家，專業則是油畫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整個中國內地對她的詩耳熟能詳，因她寫得膾炙人口、足夠柔情，但三十多年過去，席慕容早已變得不同。

她筆下流淌過細膩如水的感情，血脈裡亦有粗獷蒼茫的原鄉。《一顆會開花的樹》是早就回不去的當年，之後三十多年裡的她，在寫的是蒙古——她從家族遺傳到的生命底色。我們更不熟悉的，則是席慕容的童年也曾與香港有過深刻交織，而這或許可成為重讀她人生故事的起點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曾慶威



席慕容隨家人飄落台灣前，有五年童年時光在香港度過。

她當時讀位於灣仔的香港同濟中學附小（如今已不存在），那是亂世，同班同學裡老的小的各種年齡都有，而教書先生的水平其實教大學也綽綽有餘，那年頭卻只能擔任小學職位。所以在席慕容的回憶中：「他看我們這些小蘿蔔頭不知人間疾苦，就會在課程之外加些課外作業給我們，叫我們背唐詩古詩。」

當年香港的小學國文課本比台灣要深，小學六年級已經讀《賣柑者言》，日後看來，那成了相當重要的文學啟蒙。

## 「我的樹就在我的草原上」

有些人會悔其少作，後悔自己當年寫得不好，但席慕容不會。她說：「我對我的油畫悔，覺得年輕時候畫成這個樣子還不好意思拿出來，因為油畫是我的專業，但是詩不是。詩是我給自己留下來的觸動，或者記憶。所以年輕時可能寫得幼稚、寫得不成熟，但無論如何，我在我年輕時把我的想法記下來了。」

所以不但不悔，而且慶幸——因為很多「當時」的觸動不寫下來，是會消失的。所以席慕容常和

年輕人講：「寫詩是為你自已，不見得要給別人看。尤其是你剛開始寫的時候，就找個本子或者電腦——你自己寫吧。我們寫詩不是要跟別人比賽競爭呀。」

一個人到了四十多歲才回到自己家族的故鄉，有何感想？席慕容回到那個蒙古，被她稱為「原鄉」。蒙古在她的血液裡，第一次回去就似曾相識。

聽起來誇張，但冥冥中的血脈遺傳本就神奇。席慕容從台北師範藝術科畢業後，去歐洲學油畫，當時她在畫很大張油畫的間隙休息時，也畫一些小張素描，她常常會畫一棵孤單的樹，拖着好長好長的影子。後來回到台灣教書，她仍然會經常畫那棵樹。「有時候學生看到我在本子上畫的插圖，看到這棵樹就都偷偷笑，他們說老師畫的樹好笨啊。一棵樹幹幾根樹枝這樣，可能因為台灣的樹很多姿態吧，但他們覺得老師老畫這個姿態。」

結果到了1989年，席慕容第一次去到蒙古高原，剛踏上草原沒多久，和她一起去的朋友就指着草原說：「席慕容，你的樹！」原來那片草原上完全沒有別的樹，只有一棵樹：一根樹幹，樹枝張開來，長長的影子拖在草地上。

席慕容隨即懂得：「我的樹就在我的草原上。」而在她沒有見過它以前，就已經畫了十幾二十年。

「然後後來我有學生也去了蒙古高原旅行，回來就跟我說，老師你的樹在那裡，所以我覺得我是個試驗品，就像參加一個選鄉的試驗。」輾轉了那麼多地方，仍有一部分屬於自己的「鄉」要還。

有人說是這份血脈遺傳的影響，讓席慕容的詩寫得直白，這一點她並不敢肯定，但對於她畫的畫，這卻是唯一合理的解釋。她說：「我常常畫這棵樹，但我不知道它從哪裡來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發現它是從我父親跟母親親生的蒙古草原上來。」席慕容的父親比較浪漫，她覺得自己跟父親很像，比較人來瘋，而母親則很冷靜，所以有時候也想學學母親。

## 「我是個山頂洞人」

席慕容自稱為「山頂洞人」她喜歡躲在自己的洞穴裡寫作。但每每有機會時，她願寫出來或講出來呼籲的內容，則與文化保育有關。

今時今日，我們該如何看待蒙古文化與華夏文化的關係？

席慕容認為：「如果我們指的是內蒙古自治區，那麼因為中國有這麼廣大的領土，由此造成了生活方式和文化的不一樣，所以這個文化應該說是一個很寶貴的文化——其實不是我們說的，這是人類學家說的。」在她看來，假如這個世界只剩一種文化，文化就已死亡了。

「文化的好處就是彼此不大一樣，但還有一些一樣的。讓文化保持，就是讓整個國家每個人都有一種生機的保持，如果說文化搶救放到博物館裡的話，其實蠻悲哀的。」她舉了大興安嶺中幾個族群為例，並說自己真的很想寫一首詩，代替那幾個族群中人告訴世人——歡迎你們來，我們家裡已經沒甚麼東西給你們看了，但是沒關係，博物館就在我家隔壁——我們的東西都放進去了，可人還活着。

席慕容覺得，沒有甚麼是比這種狀況更可怕的事了。「如果整個族群真的消亡了，或者因為人口逐漸減少，那這個博物館是成立的。可是我這個族群的人還活着，卻已沒有了文化，文化已經被博物館很好地搶救、保留下來了——我想說的是，如果這些人都還活着，那麼請把文化還給這些人。」



## 人是跟着生命走

問：如今在詩歌寫作上和年輕時有怎樣的的不同？

席：我現在還是會寫些感情的詩，但想法和年輕時候不一樣了——也不是完全不一樣，但人是跟着他的生命走，年輕時的想法寫出詩來，有人喜歡、有人告訴我他喜歡，對我來說是很溫暖的事情。但如果一個人真心對待文字的話，就不可能重複從前的東西，那個「我」已變成今天的樣子，但本質沒變，我還是會生氣、激動之類，沒有變成假人，但青春的那個感覺留在那個時候了。

問：筆下的柔情和血液中蒙古的粗獷是否會有矛盾？

席：（笑）其實蒙古男人的柔情可不得了。我們往往喜歡對人進行大的分類。我不反對這種大體分類，可是生命的本身有很多東西是一樣的。當蒙古男人穿着蒙古服裝站在草原上，就像一棵樹一樣——玉樹臨風而且比較魁偉的一棵樹，可是他對待女性的細緻和關心，是一樣的啊。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我們都會遇到粗心的人，同理也都會遇到細心的人。

問：詩歌是否會衰落？

席：我在台灣不會遇到這個問題，因為在台灣，我們的詩人好多。詩歌獎那些年輕的得獎詩作好得不得了，很少有人覺得詩歌會沒落。但到了內地，人人都在問。詩歌其實一直在那裡。詩本身就小眾，其實詩永遠都在，只是有時候多些人注意，有時候少些人注意而已。所以詩絕對不會沒落。

問：最感動的讀者回饋是？

席：我覺得我得到的鼓勵是很多讀者會在不曉得的地方出現，比如說新疆，一個餐館裡面的師傅做飯時聽到別人叫我的名字，就出來問我：「你是席慕容嗎？我喜歡你的詩。」當時聽了很溫暖，因為我認為我自己的詩不怎麼樣，但它經過讀者生命的厚度會變成另一個樣子，所以在偏僻角落知道有人在讀自己的詩的感覺很受鼓勵。

## 詩的通俗性

問：有人認為你的詩很通俗，對此怎樣看待？

席：這個世界有各種人，所以有各種想法，那麼在意別人想法的話對自己沒甚麼意義，我不會反駁，但我自己覺得《詩經》本身就是非常通俗的。比如我們現在回頭講上世紀六十年代，好像已有四十年距離，可以講了，可是如果評論眼下這個年代，我想我們還是再等四十、五十年吧。

所以沒甚麼好辯論的好生氣的。如果是一個喜歡寫詩的人，就寫下去吧，自己不能論斷自己，別人也不見得是權威——文學的權威的評論者和論斷者，只有時間和讀者。

我現在也在呼籲，我還活着。像《一棵會開花的樹》那首詩是我三十年前寫的，說不定五十年後也就只剩那首。但因為我現在還活着，人還在這個世界上，又繼續寫了二十幾年，所以你們可不可以讀一讀——這只是我的呼籲。讀了不喜歡，那另當別論，但是如果曾經喜歡過我從前的詩，那麼要不要試一試現在的？我也不能因為討讀者的喜歡去停留在我的從前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想說的意思是我寫蒙古也寫了二十幾年了，可不可以看一看？不一定要買呀，可以去圖書館看的啦。

席慕容在第七本詩集《以詩之名》中曾寫過：「原來/用整整的一生來慢慢錯過的/竟是我這唯一僅有的/整整的一生啊！」即是說人們經常說自己錯過了這個那個，但隨着年歲漸長，身為詩人的她敏銳地洞悉到：「我在用整整的一生錯過我整整的一生。」

她發現這個「錯過」的含義是她發現自己永遠都在錯過着，錯過很多東西，所以永遠都在後悔。但她又說：「唯一可以和後悔抗衡的就是寫詩吧。」

